

汉语构式“过于X”的程度表达与预期偏差互动机制研究

姜蕾¹

(1.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过于X”构式核心语义体现为“程度量化—认知偏差—语用评价”的有机统一:程度量化属性将抽象程度转化为“超限关系”,认知偏差属性是对“实际与预期标准”冲突的显性标记,语用评价属性实现从客观描述到主观否定的自动转化。“过于”与“X”存在双向语义限制,“X”需具备程度梯度性和开放量级特征,“过于”则通过语义增值赋予“X”负面倾向并明确过量边界。其预期偏差机制源于社会常规、个体经验等多维预期标准,经事实层与评价层的双重语义驱动形成。可为程度副词研究及二语习得、自然语言处理等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程度副词; 过于; 程度表达; 预期偏差; 认知机制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90

一、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程度副词是汉语语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性状(如“复杂”“美丽”)、行为(如“依赖”“追求”)等程度进行量化,实现语义的精细调控。从功能上看,其不仅承担客观描述功能(如“很复杂”“非常美丽”),更隐含说话者的主观评价与认知立场(如“过于依赖”中的负面倾向),这种“描述—评价”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连接语言形式与认知逻辑的关键桥梁。

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程度副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其语义细微差异直接影响交际意图的精准传递。“过于”在程度副词体系中具有独特的语义特质,其核心功能并非单纯强化程度,而是强调“程度超量”——即某属性或行为的程度突破了社会常规、个体经验或语境设定的“合理阈值”,并关联负面评价。这种“超量程度+负面效应”的双重属性,使其与“很”“非常”等中性程度副词形成本质区别。此外,“过于”常与结果补语搭配(如“过于紧张导致失误”),通过“程度超量——后果产生”的句法结构强化其互动功能,凸显“突破预期”的语义逻辑。

(二) 文献综述

“过于”的副词化是其从“动词+介词”结构(“过”为动词“超过”,“于”为介词引出对象)逐渐凝合为超量程度副词的过程。常志伟(2021)指出,“过于”萌芽于唐代,成熟于明代,其形成受句法位置(状位)、“过”的词义虚化(从“经过”到“过分”)、语义指向后移(从指向主语变为指向宾语)及汉语双音化韵律趋势的共同影响。唐代文献中“过于”已出现副词用法(如《旧唐书》“过于审慎”),但仍需结合语境判定;宋代后“过于”修饰双音节形容词的用例增多,推动其凝合为独立副词。殷树林、高伟(2018)则认为“过于”的副词化源于“过”的形容词“过分”义与“于”的介引功能弱化,宋代“过于+AP”结构的频繁使用为其词汇化提供了频率基础,元代后逐渐定型。两者均强调“过于”的副词化是句法重新分析与语义虚化的结果,且与“过”“太过”的形成存在衍生关系。

在句法分布方面,“过于”主要作状语,修饰谓词性成分“X”,其中“X”以双音节形容词(如“谨慎、密集”)和心理动词(如“溺爱、敏感”)为主。张言军(2014)通过语料统计发现,“过于”修饰形容词的比例高于动词,且“X”多具有“连续量”特征(即可度量、程度可叠加),如“过于简单”“过于执着”,体现两者在句法选择上的互补性。

“过于X”通过层级性程度量与主观性评价实现超量表达,“过于”将“X”的程度从“常规范围”推向“超量范围”,形成“基准量—预期量—超量”的层级。任瑞(2024)认为,这种调节是“过于”的“过量级”语义对“X”的动态牵引,使“X”的模糊程度被锚定为“超出预期”的具体量级,如“过于复杂”中“复杂”的程度被限定为“超过正常处理能力”。“过于X”的程度表达具有强主观性,体现说话人对“X”的否定态度。吴早生、许佳佳(2025)指出,“过于”属于“超

作者简介:姜蕾(1996—),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量绝对程度副词”，其主观性等级高于“很”“非常”。

从言语行为认知维度来看，Hågemark & Gärdenfors (2025)将言语行为划分为表达语、指示语和断言三类，其核心差异体现在适配方向 (direction of fit) 与认知需求上，可为“过于 X”构式的程度表达功能提供分类依据。White (2025) 基于评价理论 (Appraisal Theory)，将语言中的评价资源分为情感 (Affect)、判断 (Judgement) 和鉴赏 (Appreciation) 三类，强调评价通过显性或隐性方式构建说话者立场，并影响听话者的预期。其中，情感表达情绪状态 (如“担忧”)，判断针对人类行为的道德或规范适配性 (如“恰当”)，鉴赏聚焦事物的价值属性 (如“合理”)，可对“过于 X”预期偏差的触发强度和构建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现有研究虽明确“过于 X”中“X”以双音节谓词为主 (张言军 2014)，但对“X”的语义类型 (如情感类、行为类) 与“过于”组配的深层制约机制探讨不足，对“过于”的超量语义如何具体作用于“X”的程度调节 (如“过量”的量化标准) 缺乏精细化分析，对原型范畴、心理空间，以及其评价偏差与社会预期的互动规律等理论在“过于 X”偏差机制中的协同作用研究不足，未能形成统一的认知解释框架。

二、“过于 X”的语义本质属性

作为程度副词，“过于”直接修饰形容词或动词 (如“过于复杂”“过于依赖”等)，表征被修饰成分的实际量值超出常规标准。因此，“过于”的核心语义可概括为对量级偏离的负面评价，其本质体现在程度量化属性、认知偏差属性和语用评价属性三者交织当中。

(一) 程度量化属性

作为程度副词，“过于”的程度量化属性本质是人类认知中“边界意识”的语言投射，通过将抽象程度转化为可判断的“超限值”，既实现对客观事物的精确描述，又完成对“合理性”的主观评判。这种“描述—评价”的复合功能，使其成为汉语中调节语义精确性与情感倾向的重要媒介。

表 1 “过于 X”量化逻辑拆解

修饰对象	典型实例	量化逻辑拆解
物理性质形容词	过于干燥、过于锋利	物理属性值超出使用安全阈值
行为动词	过于强调、过于依赖	动作强度/频率突破合理配比
抽象概念	过于理想化、过于形式化	认知建构严重偏离现实逻辑
时间/空间形容词	过于漫长、过于狭窄	时空维度量值突破舒适感知范围

“过于”的核心功能是在语言中确立“实际量值 ($V_{\text{实际}}$) 突破常规标准 ($V_{\text{标准}}$)”的超限关系，其量化特征隐含“常规标准”作为参照系，强调量值从“合理区间”向“超限区间”的中高强度突破。

(二) 认知偏差属性

“过于 X”作为认知偏差的语言显性化标记，其本质是大脑对“实际量值”与“隐性标准”偏差的语义化表达，触发过程可拆解为三层认知加工模型：

例 1：雅典机场显得过于狭小和陈旧，这与雅典的千古美名差距太大了。（《千古一叹》余秋雨）

首先，说话者基于经验、社会规范或个体预期，自动生成隐性认知标准 $V_{\text{标准}}$ 。 $V_{\text{标准}}$ 本质是范畴原型的具象化，此时，说话者的隐性标准源于对“国际大都市机场”的范畴原型，形成“机场应具备宽敞空间、崭新设施”的预期，这种标准并非量化数值，而是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模糊认知框架。

在此基础上，说话者计算实际量值 $V_{\text{实际}}$ 与标准值的偏差，即 $V_{\text{实际}} - V_{\text{标准}}$ ，此时大脑存储的正常程度图式作为先验框架，说话者感知到的雅典机场“狭小和陈旧” ($V_{\text{实际}}$) 与认知中的“宽敞、现代化” ($V_{\text{标准}}$) 形成显著差值，初步形成认知冲突。

当偏差超过说话者对“机场与城市匹配度”的容忍阈值 ($T_{\text{容忍}}$) 时，使用“过于”显性标记这一偏差。同时通过显性标记偏差“过于”，减少听话人认知努力，听话人无需推导具体数值，仅凭语言标记即可快速识别实际量与标准值的冲突，实现交际效率最大化。

(三) 语用评价属性

“过于 X”作为超量程度副词结构，其语用评价属性主要体现在对事物性状或行为的超量判断及主观态度的表达上。“过于 X”的超量判断，基于个体认知标准的程度判定，依赖说话人的隐性认知标准和容忍阈值，而非客观具体数量。因此，“过于 X”常表达说话人认为“X”所指的性状或行为超过了合理限度，暗含否定态度。

在例 1 中，说话人对“雅典机场”的隐性标准源于“雅典的千古美名”所关联的范畴原型，即“国际历史文化名城

的机场应匹配其地位，具备宽敞、现代的设施”。这一标准并非客观规定，而是说话人基于文化认知、旅行经验形成的范畴原型和主观预期。

当实际量值（雅典机场的“狭小和陈旧”）与 $V_{标准}$ 对比后，偏差触发“隐性评价”机制——通过对比自动识别“实际状态与预期不符”的异常，此时，“过于狭小和陈旧”的判断本质是个体认知中“实际状态偏离合理范围”的语义化表达，暗含“不符合预期”的否定态度。

例2：艾晚没有察觉，她过于自信了，把证件递给了老兵。（《看家护院》毕淑敏）

“过于X”的核心功能是标记程度“突破边界”：“X”本身可能是褒义词（如“简单”“自信”），但“过于”赋予其“超出正常范围”的语义，形成“合理区间→边界突破”的认知映射。无论“X”本身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词，经“过于”修饰后，整体表达超出适当程度的负面评价。这种边界性源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边界”理论，“过于X”将“X”从“正常范畴”推入“异常范畴”，通过语言形式强化偏差。

例2中的“自信”本含积极语义，但“过于自信”通过凸显“量值超限”，衍生出“盲目、失当”的负面含义，即对行为“合规性”的否定。此处的“失当”源于艾晚的自信与“面对老兵应保持警惕”的情境预期冲突，构成对“情境适配性”的隐性否定。“过于”作为显性标记，将“自信”从“正常范畴”剥离，归入“异常范畴”（如“过于自信”→“不合时宜的轻信”），这种跃迁通过语言形式固化了认知中的“量值超限”感知，使“过于X”成为主观评价的高效载体——既保留“X”的核心语义（如“自信”的“相信自身”义），又通过“过于”的修饰强制性附加“超出合理边界”的负面评价，实现了从“中性/褒义”到“贬义”的语义反转。

三、“过于X”的双向语义选择限制

“过于”与“X”的组合并非任意，其语义适配性体现为双向适配规律，即“X”的语义特征决定组合可能性，“过于”反作用于“X”的语义增值。

（一）“X”的语义适配特征

1.“X”的“程度梯度性”

“过于”作为超量程度副词，要求“X”所指的属性、状态或行为具有可分级的程度梯度（如“低—中—高”），才能体现“超出合理限度”的语义。例如“紧张”存在“轻微—适度—极度”的梯度，故“过于紧张”成立；而“笔直”“圆形”等绝对属性词无程度差异，无法与“过于”组合（如“过于笔直”不成立）。这一限制源于“过于”表“程度超量”的核心语义，需以“X”的可度量性为前提。

2.“X”的程度量级（即无绝对上限）

封闭量级成分本身蕴含“最高程度”义，其语义已达到极致，无法再被“过于”所表示的“超过合理限度”语义修饰。如“极致”等词，本身就意味着达到了最高标准，不存在“超过”的空间，因此“*过于极致”的表达不成立。

而开放量级成分如“复杂、严格”等，其程度没有绝对上限，能够被“过于”修饰以体现超量。例如“过于复杂”表示复杂的程度超过了合理范围，“过于严格”说明严格的程度超出了适宜的限度，这符合“过于”表达超量的核心语义。

（二）“过于”对“X”的语义增值

1.强化“X”的超量属性

“过于”的核心语义是“超过合理限度”，其与“X”结合时，会将“X”的程度从“正常范围”推向“过量范围”，使原本中性或褒义的“X”产生消极语义偏移。这种增值源于“过于”对“X”程度的强制提升，凸显“过犹不及”义，使其从“可接受”变为“不可接受”，完成从客观描述到主观否定的语义转变。

例3：可是，随着旅程的推移，冒襄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想法过于简单了。（《白门柳》刘斯奋）

“过于”的核心语义“超过合理限度”对“简单”的程度进行强制拉升，突破了“简洁”与“粗浅”的临界点，衍生出“因过度简化而欠缺深度/合理性”的消极语义。

2.强化“X”的消极情态

“过于”本身带有强烈的消极情态，与“X”组配时会把这种情态传递给“X”，即使“X”为中性词，也会被赋予不满、嘲讽等否定态度。这种情态增值使“X”的语义从“中性描述”转向“主观否定”，与“过于”的超量语义形成协同。

例4：刘履丁这时也意识到过于认真会有损彼此合作的气氛。（同上）

“认真”本身是中性偏积极的词，核心语义是“严肃对待、不马虎”，独立使用时多含肯定倾向，“过于”的消极情态强制渗透，使“认真”的语义重心从“严谨负责”偏移为“因过度较真而显得刻板”，例4中“有损彼此合作的气氛”直接点明了这种情态转向的结果——“认真”的程度超过了合作场景所需的“弹性阈值”，原本的积极属性因“过量”转化为消极影响。这种转变印证了“情态增值”的作用：“认真”的核心语义未被否定，但“过于”通过标记“超量”，

赋予其“不合时宜”的主观否定色彩。

3.明确“X”的量级边界

“X”通常具有模糊的程度量级(如“复杂、严格”),而“过于”通过语义增值为其划定明确的“过量边界”,即“X”的程度必须达到“超出常规”的量级。这种增值使“X”的程度从“模糊”变为“消极过量”范畴。

在例4中,“认真”本身是一个具有程度梯度的词,其量级边界模糊,“过于”通过语义增值,为“认真”划定了“超出常规”的过量边界,原本模糊的“认真”程度被锁定在“超出合作场景所需的合理范围”这一区间,明确指向“因过度较真、缺乏弹性而产生负面影响”的状态,这种边界划分使“认真”从“可褒可中”的模糊量级,转变为“消极过量”的确定范畴,如句中直接指出其后果,“有损彼此合作的气氛”。

综上,“过于”对“X”的语义增值本质是超量语义与“X”固有属性的互动结果:既通过“过量”义强化“X”的消极评价与程度量级,又受“X”的语义类型与程度特征制约,最终形成“双向适配”的语义关系。

四、预期偏差形成机制

(一)“过于X”预期标准的多维构建

预期标准是“过于X”构式产生偏差的基准,其构建具有多维性,具体表现为:

1.社会常规预期:基于群体共识形成的“合理程度”标准,是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行为或性状限度。这一标准源于社会对事物“适度范围”的集体认知,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

例5:就是修道士,也会觉得古义人的床铺过于狭小。(《愁容童子》大江健三郎)

“床铺”的核心功能是“供人躺卧休息”,这一具体场景为“合理大小”设定了临时基准:无论社会常规或个体习惯如何,床铺尺寸必须满足“基本躺卧需求”这一语境临时要求。这种标准具有客观性:无论是修道士还是普通人,对“床铺不应狭小到影响基本使用”存在集体认知。

2.个体主观预期:说话者基于个人经验、心理预设形成的私人标准,具有主观性和差异性。个体对“合理程度”的判断因生活经历、价值观念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例5中,修道士的生活经验可能更习惯简朴、紧凑的居住环境使其对“狭小”的容忍度可能高于普通人,但即便如此,仍认为床铺“过于狭小”,“过于X”的判断仍以其个人经验中的“合理限度”为基准。

3.语境临时预期:由具体场景临时限定的标准,随语境要素(如场景性质、事件目的)动态调整。语境通过压缩或扩展“合理范围”,为“过于X”设定临时基准。

例6:事实证明,这个项目思维过于超前、工作量过于庞大,技术、知识和资金都严重不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3月24日)

例6中的“思维超前”本身是中性表述(可指“领先于时代的合理创新”),但“过于超前”的消极评价源于具体场景对“合理超前度”的临时限定,该语境的核心是“项目是否可行”,合理范围需以“当前技术、知识、资金能否支撑落地”为基准,超出这一范围,便属于“过量”。因此,“过于超前”的判定标准是语境“项目实施的现实条件不能脱离现有资源支撑”的临时边界,超出此边界即被视为“超量”。“庞大”的程度是否“过量”,同样由语境要素动态调整,此处场景是“特定项目的资源承载力”,“庞大”的合理范围需与“项目可调动的技术、知识、资金规模”相适配。当工作量的“庞大”程度超出“现有资源能处理的限度”,文中明确提到“技术、知识和资金都严重不足”,语境便将其判定为“过量”。项目的“可完成性”进一步限定了“工作量”的合理范围,若庞大到“资源无法覆盖”,则直接阻碍“完成项目”的目的,此时“庞大”便因超出语境临时设定的“与资源匹配”基准,成为“过于庞大”。

(二)“过于X”与预期偏差的语义关联

“过于”的预期偏差通过事实层到评价层的双重语义层实现,两者相互关联并推动语用推理:

1.双重语义层

双重语义层分为事实层和评价层,事实层聚焦于X的实际程度与预设标准的量化差异,描述X的程度“超出预期标准”;评价层是事实层的自然延伸,由“过于”的消极情态驱动,基于“过量必引发负面后果”的认知惯性,将“超量”与“负面”强制绑定,隐含对该偏差的负面判断,即“超出限度会引发不良后果”。

2.语用推理:从“程度描述”到“价值判断”的隐含逻辑,由“过于”的超量语义驱动。这一链条的“自然延伸”性体现在:无需额外语境补充,仅通过“过于”的标记作用即可完成从“事实描述”到“价值判断”的转化,听者会自动补全“为何过量是负面的”这一隐含逻辑。

可见,“过于X”的独特性在于其推理的“自动性”和“否定性”,这使其成为汉语中“程度—评价”转化的典型案例。

(三)认知理论视角下的偏差机制

从认知理论视角解析“过于 X”的偏差机制,能更深入揭示人类如何通过心智加工将“程度超量”转化为“负面评价”的认知根源。结合原型范畴理论和心理空间理论,可具体理解“过于 X”的实现原因: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人类对事物的认知以“原型”(即范畴中最典型、最符合认知预期的成员)为核心,偏离原型的成员会被赋予“非典型”甚至“负面”属性。“过于 X”的偏差机制正源于此,每个可量化的属性 X (如“热情”“冷静”“速度”)在认知中都存在一个“原型区间”——即社会共识或语境默认为的“适度范围”。这个区间是范畴的核心(如“正常体温”的原型区间约 36—37℃,“合理音量”的原型区间随场景变化),符合该区间的 X 被认知为“无标记的常态”。“过于”通过标记 X 的程度超出“原型区间”,使 X 成为范畴中的“边缘成员”。而人类认知对“边缘成员”的处理具有偏差性,偏离程度越大,与原型的对比越强烈,被感知为“异常”的概率越高,这种偏离往往被单向赋予负面价值——即便 X 本身是中性或褒义(如“勇敢”的原型是“有勇气且适度”,“过于勇敢”因偏离原型,被自动归入“鲁莽”的负面边缘)。

结合程度副词的量级差异,“过于 X”在心理空间对比中的“负面偏差定向性”可进一步解释为现实空间与预期空间的冲突,进而决定负面评价的输出。这种量级差异与空间冲突构成了“过于 X”偏差机制的深层量化逻辑。

程度副词可按“偏离合理阈值的距离”划分为不同量级,每个量级对应的现实空间与预期空间的冲突强度阈值有较大差异。

表 2 不同量级程度副词的现实空间与预期空间冲突强度

量级划分	典型程度副词	现实空间与预期空间的关系	冲突强度	负面偏差特点
低量级	较 X、有点 X	略高于预期空间的“适度区间”	微弱	通常不产生负面偏差,仅为轻度程度描述
中量级	很 X、非常 X	明显高于适度区间,但未突破临界上限	中等(中性化)	评价依赖 X 的属性或语境,可褒可贬或中性,无“超量即错”的强制逻辑
高量级(超阈值)	过于 X、过分 X	突破预期空间的“临界上限”	强烈(必然)	必然引发负面解读,“超量”被视为“安全/合理边界被打破”,自带“违规性”强制逻辑

“过于”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专门标记“超阈值高量级”的副词,其语义本质就是“激活最高冲突阈值”,使负面偏差从“可选”变为“必然”。

其他高量级副词(如“极 X”“极度 X”)虽也表达高强度,但与“过于 X”存在本质区别:“极 X”的量级是“程度顶点”,而非“边界突破”,“过于 X”的量级是“边界侵犯”,自带“违规性”:它的高量级不体现在“程度绝对值”,而体现在“对预期空间的侵犯程度”。

表 3 “极 X”和“过于 X”的评价倾向对比

程度表达	核心语义特征	与“合理范围/预期空间”的关系	评价倾向与语境依赖
极 X	强调 X 的程度达到客观或主观认知中的“最高值”,是对程度绝对值的极致描述	不隐含对“合理范围”的突破,仅聚焦“程度顶点”	评价中性化,可因语境呈现褒义、贬义或客观描述(无强制负面倾向)
过于 X	强调 X 的程度突破“合理范围”或“预期空间的临界上限”,核心是“对边界的侵犯性”	直接关联对“预期空间的侵犯程度”,与程度绝对值无必然关联	自带“违规性”,强制引发负面评价,不依赖 X 本身的褒贬属性(即便 X 为中性/褒义,仍隐含否定)

“极甜”仅说明甜度达到最高值,如甜品广告中可表“极致风味”(褒义),无“超出合理范围”的隐含;“极安静”仅描述安静程度极高,不涉及“是否符合环境预期”。“过于甜”隐含“超出味觉舒适范围”,必然指向负面(如“这杯奶茶过于甜,喝着发腻”);“过于安静”的“高量级”源于突破“正常社交环境的声音强度预期”(如图书馆中过于安静到压抑),而非安静程度的绝对值。

超出偏离越远,冲突越剧烈,否定性越强烈,这种正相关源于人类对“风险梯度”的认知习惯:偏离合理边界的距离越远,潜在负面后果的严重性越高,这种“以边界为参照”而非“以程度绝对值为参照”的量级逻辑,使“过于 X”的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

五、结论

本研究聚焦汉语构式“过于 X”的程度表达与预期偏差互动机制,通过语义属性解析、双向选择限制分析、认知机制溯源及应用价值拓展,系统揭示了“过于 X”作为“超量程度+负面评价”复合构式的独特性。

“过于 X”的核心语义并非单纯的程度强化,而是“程度量化—认知偏差—语用评价”的有机统一。其程度量化属性通过“实际量值突破合理阈值”的逻辑,将抽象程度转化为可判断的“超限关系”;认知偏差属性体现为大脑对

“实际与预期标准”冲突的显性标记，通过“异常检测—容忍阈值—语言编码”的加工模型实现认知简化；语用评价属性则通过“超量形成负面”的强制绑定，完成从客观描述到主观否定的自动转化。三者共同构成“过于 X”区别于“很”“非常”等中性程度表达的本质特征。

“过于”与“X”的组合受严格语义限制：一方面，“X”需具备“程度梯度性”和“开放量级”特征（如“紧张”“严格”），绝对属性词（如“笔直”）或封闭量级词（如“极致”）无法与之搭配；另一方面，“过于”通过语义增值，将“X”的程度从“合理区间”推向“超限范畴”，即使中性或褒义的“X”（如“自信”“热情”）也被赋予负面倾向，同时明确其“过量边界”。这种“X”的语义适配性与“过于”的语义反作用”形成双向制约，确保构式功能的精准实现。

“过于 X”的预期偏差通过“多维预期标准—双重语义层—认知理论支撑”的路径实现：社会常规、个体经验与语境临时预期共同构建“合理阈值”；事实层的“程度超量”与评价层的“负面判断”形成连锁语义，驱动从“事实描述”到“价值判断”的自动推理；从认知视角看，原型范畴理论解释了“偏离原型即负面”的认知惯性，心理空间理论则揭示了“现实空间侵犯预期空间”的冲突逻辑，两者共同支撑“过于 X”的“违规性”本质——其高量级不取决于程度绝对值，而取决于对预期边界的侵犯程度，这使其与“极 X”等表“顶点程度”的表达形成本质区别。

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过于 X”的个案分析，为程度副词的“描述—评价”转化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将预期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结合，深化了对汉语“量—价”关联规律的理解；实践层面，研究发现可为二语习得中“过于”与“太”“非常”的辨析提供依据，为自然语言处理中负面情感标记的识别提供语义线索，同时为语料库量化研究、神经语言学实验等后续探索奠定基础。

综上，“过于 X”作为汉语中“程度超量”与“预期偏差”互动的典型构式，其机制本质是人类对“适度”的认知偏好在语言中的投射——通过“过量即负面”的固化逻辑，实现对“偏离合理边界”的高效编码与传递。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汉语程度副词的研究范式，也为语言形式与认知逻辑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具体例证。

参考文献：

- [1]常志伟.也谈“过于”“太过”的副词化历程与动因[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1,(01):118-129.
- [2]殷树林,高伟.超量程度副词“过”“过于”“太过”的形成及使用特点[J].语文研究,2018,(01):32-37.
- [3]张言军.超量程度副词“过分”和“过于”的对比分析[J].汉语学习,2014,(02):74-79.
- [4]任瑞.现代汉语绝对程度副词的量性特征与主观量表达[D].湖北文理学院,2024.
- [5]吴早生,许佳佳.汉语句末语气词与状位绝对程度副词的同现限制机制[J].当代语言学,2025,27(01):49-66.
- [6]Hågemark H ,Gärdenfors P .Expressives, directives and assertions: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speech acts[J].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2025,10184-104.
- [7]White R P .Appraisal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point of view in news and views journalism – unpacking journalistic “persuasiveness”[J].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2025,10095-107.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Degree Expression and Expectation

Deviation in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Guoyu (过于) X"

JiangLei¹

¹ JiangLei,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The "guoyu (过于) X" construction unifies "degree quantification, cognitive deviation, and pragmatic evaluation". Degree quantification turns abstract degrees into "transcendence relation"; cognitive deviation explicitly marks conflicts between "reality and expected standards"; pragmatic evaluation enables automatic shift from objective description to subjective negation. Two-way semantic constraints exist between "guoyu" and "X": "X" needs degree gradability and open-scale features; "guoyu" endows "X" with negative tendency and clarifies excess boundary via semantic increment. Its expected deviation mechanism stems from multi-dimensional standards (social convention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shaped by dual semantic drives from factual and evaluative layers. This offers references for degree adverb studie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Keywords: degree adverbs; "guoyu (过于)"; degree expression; expectation deviation; cognitive mechanism